H. H. MU CHINESE LIBRARY

古論玄箸卷之八

原道論

韓愈

愽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

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
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
老于漢佛于晉宋魏隋齊梁之閒其言仁義道德云
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
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
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
説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
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説樂其誕而
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

又筆之於書意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恠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恠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

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
夭死爲之塟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
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
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
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
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
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
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
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

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
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
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
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
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
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
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
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

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
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
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
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
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
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
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
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

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

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

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取材甚正以純立局甚大以遠其開合伸縮絲毫不走一字之以元氣讀不欲盡亦竟讀不能盡史稱奥舒宏深表裡孟子知言哉

天爵論

柳宗元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于其躬倬為至靈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于人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于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于人也為明得之者爽達而先覺鑑照而無隱肫肫于獨見淵淵于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為天之用恒久為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焉是故善言天爵者

不必言道德仁義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于人猶陰陽之于天也仁義忠信猶春夏秋冬也舉明離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後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其奪則庸夫

矣。放之于庸夫則仲尼。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爲之不厭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恒。受于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于所及焉。

或曰。子之所謂天付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枯志明二語甚玄奥擾會甚精確有此深心方讀古人書有進步處録此不獨以詞奇也

四維論　　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謂恥者不從枉也世人之恥者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曰義仁主恩義主

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爲立乎又曰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若義之絶則廉與耻其果存乎廉與耻存則義果絶乎人既蔽悪矣苟得而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仲庸人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明勁

兄弟論

常思志

余惟兄弟孔懷。在物無喻。嘗讀陸士衡之兄弟文。懃懃懇懇。未嘗不廢卷歎息。向其為人。而世人云陸機兄弟同居。以之為異。傷哉。斯固異其所稱兄也。將恐悠悠千載。不無此惑。敢托之旨以作論云。客謂陸平原曰。吾聞天降地騰。夫婦之情見矣。星分岳列。兄弟之義存焉。是以聖人之立教也。上稽玄極。下順人情。故使判合為同穴之親。昆季有異居之道。斯則人倫之大典。豈作者之謬陳哉。而子大夫名為習禮。伯仲

無門庭之別。室家匪琴瑟之間。雖激揚風俗。獨爲君子。事不師古。蒙竊惑焉。頗聞其旨。平原曰、何居斯言之玷、可謂末學膚受、曾莫是師。如君子之談、必且輕於身而累於俗矣。獨不聞六龍方駕。斯有御天之功、駟馬班如。用効行地之力、是故大鵬之始。宛轉北溟、鄧林之初。婆娑下土。至於羽翮相資。遂能負蒼天而遊。枝幹相扶、所以羃青雲而立。此則相須之道。弘也。至如梁山萬仞。上干星辰。楚厥三休。俯臨風雨。及上石。異勢。榱桷分離。遂與沙礫俱崩。坳塘共泯。此則相

須之道無也。是知同德者易為功，離心者難為力。在物猶爾，而況人乎。然不善莫大於不睦，溺於情者薄於義，寡於私者豐於道。故牝鷄晨鳴，三賢孥戮，關雎樂得，十亂同心。且夫兄弟者，同天共地，均氣連形，方手足而猶輕，擬山岳而更重。靈蛇可斷，兄弟之道無分；鶺鴒載飛，急難之情斯切。先王知兄弟之為重也，故歌之於韶夏之舞，誦之於風雅之篇，敦骨肉而正人倫，感鬼神而動天地。大矣哉！請為左右梗槩其說。夫兄弟之情也，受之於天性，生之於自然，不假物以

成親不因言而結愛闚墻不妨於欒傳踰里猶惜於伐樹。取朽則怨洛而歌彎弓則涕泣而道斯乃情存於不捨。義形於惻隱。豈如悠悠良朋。從容永歎而已。是以四鳥禽也。不能忘離別之聲。三荊木也。不能忍分張之痛。矧在人流有靦面目析枝分骨如何勿傷。至於夫妻之義。非有血屬之親。譬猶風虎雲龍騰嘯相感。髮彼兩髦。結歡二族。始有共牢之禮。終為同穴之親。斯亦未為輕也。然而德在聽從。主唯蘋藻。不可以寄百里之命。不可以托六尺之孤。況有棄娃無常。

拂衣再醮如買臣之室主父之妻自非道讚移天德均惟鵠孰能長螽斯之羽翼茂葛藟之本根者乎是以通人君子全同生之重則恭順有章戒惟家之索而椒蘭無替夫妻和於鼎飪兄弟穆於清風綠衣無燕燕之悲角弓匪騂騂之歎其或分星宅土開國承家則能藩屏維城左右王室加足授山不敢鬪九鼎之重亦能動俗不敢窺司馬之門遂使封豕長蛇望國門而斂迹井蛙幕燕覩盤石而飛鳴故能本支百代洪基峻極配合二儀平章百姓其在白屋黃冠華

門圭竇三逕五畝有足相容至有同衾共席推梨讓棗樂以簞瓢榮同華萼死生契濶白刃交前弟瘦兄肥無胥遠矣爾其友于怡怡揚名以顯高視風俗長揖縉紳斯又足為樂也而無賴之徒棄彼天倫秉藉地勢錫圭分竹奄有山河不能輔車相依股肱同患乃欲搖動我家宗祓塞我本源竟而青蠅飛於干旌無極遊於二壘集矢長勺撫劍黃池是以五争四裂非鬩牆鬭之妖九合一匡猶見蟲流之禍鬼神不勝其酷生民不勝其弊吁可畏也何其謬哉又若里閈

之人繩樞之子棲息不過於蓬蓽咀嚼不越於糟糠無財可不忿爭乃復尺布斗粟不能相容睚眦蠆介側目切齒遂使蕞爾箕箒蠢爾孩童萋菲其章成是貝錦於是乎分裂蝸角稱競鴻毛骨肉為行路之人兄弟無隙尚之望痛矣悲矣何言情矣宮之奇唇亡之歎深可撫心王叔治斷臂之言是為流涕其知也如此其謬也如彼遠乎得失豈可同年而語哉是知禍福無門唯人所召靜言成敗則可得而論何則存亡之道若行邁之有途得之者安於廟堂失之者顛

沛斯及至如三叔狼顧七國鷄連貔虎搏噬江山表裹當其時也滄波可汲而斷泰山可蹋而覆朱旗尚卷蒼兕未馳不待高壘之謀勿俟銜枚之陣固以氷判瓦解魚潰鳥驚身膏草莽名彰史策經過者為之廻車言談者為之洗耳斯豈時不利而兵不勁者哉固以天地所不容人神之同惡者也斯乃在和不在衆在德不在強商周之不敵亦所聞也假使驅長狄駕遺風宋萬樹輿慶忌參乗勍弓飲石長劔挂頭冠鷄佩猳拖象拉兕然而使之超九折跨三危浮呂梁

赳蒼海五尺童子知其必阽何則道之非也苟令心
腹無瑕晁季輯穆周流九逵容可危乎近者劉荊州
之意氣表渤海之縱橫當其吐納荊楊鞭笞河朔猛
將厲於鷁鶂謀臣盛於雲雨從容嘯咤有席卷八荒
之心固以震慴人靈熏灼宇宙者既而良圖未就壯
志先秋瘡痏寔生蕭墻糜潰天道與人共往生人與
草木俱萎雖睦於曹公尚無旰食之暇安得馬上而
舞哉斯則惑之甚也豈如稷契昇朝同心同德睿衛
為政雖休勿休得使康哉良哉之咏洋洋盈耳卜代

卜年之祚悠悠無極是知管蔡之玉食不如夷齊之餓死君頹之萬乘不如延陵之退耕詩不云乎彼令兄弟綽有餘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善哉言也吾無間然今吾子以同穴者重之於天倫異居者等之於行路是見詩人之糟粕未覩宮墻之家室固未可與適道者也若以骨肉遠而為疎即手足無腹心之用判合近而為重即衽衾為血屬之親若衣衾附體而可離手足遠身而可絕斯則室家之不侔兄弟固亦明矣故傳曰昆季一體又兄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

若何若委支體於行路咀天倫於胡越固非其所願
聞也且余弟士龍少遭憫凶攀風樹而興歎懷仁義
以罔極零丁齡亂霜露摧心契濶九夷更相為命常
恐黃耳蕭條白駒超忽雖復飲啄相依光華未著蹋
天蹐地每深慙德友于兄弟何日忘之於是客赧然
而起曰僕固小人無聞至道今子大夫幸而見覯慱
我以友弟弘我以禮經洋洋乎理出天人之表恢恢
馬道周仁義之鄉而今而後謹聞命矣是知安社稷
御邦家調陰陽化風俗播清猷於緗素垂令範於黎

旷横之於天地而自安處之於死生而無慮者其惟兄弟乎

根極摯情抽造綺語感發之深何必減於六義

君子論

李德裕

士之有氣志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氣志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概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亦不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為人常用而自然可貴也然世亦有

不拘小節、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貳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祖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漢。比近世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艷。時人稱為上官體。寔為正人之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於宗族受禍。郭代公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當蕭岑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

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賛皇之論俱有慨而發然別有一種新特

原毀論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巳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于巳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巳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

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

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竟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脩吾甞試之矣甞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

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矣

摹寫世俗之情憑虛擬徽裕法既奇置論復快最未始露一毀字情景畢出

廣絶交論

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絶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絪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于蘭茝、道協膠漆、志婉孌于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于下泉、尹班陶陶于永久、絡繹縱横、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

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彝敍。粵謨訓捶直切。絶交遊。比黔首以鷹鸇。嬈人靈于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鷹雲飛。盖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賛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慮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

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飈
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
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
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
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
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靡不
望影星奔藉響川騖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
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
子誓殉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

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雁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論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歛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叙温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

不拄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焉其餘論。附驅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

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纖微剺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

環飆覆逆若波瀾此則狗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未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勤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讐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

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凑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眄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肩趍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粤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鄣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

羊舌下泣之佇寧慕邴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于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鶩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竆情極態峽倒川流

原古論

賈同

古者故也自我而上皆故也傳說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然則嗚呼師之勢也曰古猶今也人之所以率古而言事者取於衆也取於衆則所見長矣自我而上皆古也自我而上一世也以一世而窺千世則何法而不有焉擇而用之何用而不長焉是知師古者非師其年也師其衆也周公於是考三代而制禮樂焉孔子於是祖述堯舜而修六經焉師於衆而執其中也曰堯舜而上犧農黃帝之道不足法

邪。曰、否非不足法也。不能法也。夫錦綺之為衣、豈不美哉。而為天下者、不用、而用布帛。以其能足於天下也。周孔之道萬世不能易。足於萬世者也。賢者及之。不賢者失之。而無能過之者。猶失之者也。故周孔之道如衡。夫衡物。輕於權則不能起。權輕於物。則不能勝物。唯權與物稱然後衡正。曰然則犧農黃帝亦聖人也。何以不為之中焉。曰時未也。聖人則欲自然也。不得已而後有作焉。事之既生。為之制宜而節度之謂之禮。可以長世用之謂之經。夫禮經者起於

薄薄盡而後酌於厚薄之間謂之中而民未及薄安得教之薄乎曰聖人亦知其後必薄乎曰知曰知則何爲不先爲之中邪不久之厚何有焉曰聖人惡其教人之薄也道之至薄則臣殺其君子殺其父烏得使之預知其弑君弑父邪由是而言一日之厚不可不有也曰然則何以知後世不可易也曰以治亂之極而知之也曰何以知治亂之極也曰以力與欲知之也何以言之曰力者有常者也欲者無常者也以無常之欲不已則力竭力竭則欲止欲止則亂極也

不止則民斯盡矣自古而今未有盡民之亂也止則緩力而蠲欲不已則欲盡則力全則治極理所以然也終而始之上自有物下迄無窮知其不能也已原古。

撫之至近即之絕遠一轉一入非復人間境地

史論

蘇洵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

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發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

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貍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

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其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諡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諡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

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謚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偽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寵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借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

直而寛。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彊臣專制之爲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爲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古人讀史刻畫至此其詞雖質蒼鬱亦復不下司

馬子長

載文論

劉知幾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謟。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為宗。譬以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以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

正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録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儻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務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奬。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偽謬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顔。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

聚何者、昔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為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至如曹公歎蜀主之英畧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

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水以防其渡及
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
建都若鷦鷯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
謂厚顏也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時
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
决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勑皆責成群下但使
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録是以每發
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叙憂勤之至意其君雖
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

詔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龎萌可以托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黜貶則斗筲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覩猗歟之頌而驗有殷方興

覩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時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為准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此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氷為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為餅不可得而食之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刱自起居成於國史

連章畢録。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衆則求其穢累。王沉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于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未盡機要。惟王邵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指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摭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況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劒閣。諸葛表主以出師。

王昶書家以誡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為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以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同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脩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為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真實。亦可使夫彫蟲小伎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為載文者。可不務乎。

曲盡文章流弊足稱千古快談

樵志論

劉知幾

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有廣聞見難為删削也對曰茍事非其限而據理成書自可觸類而長于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皆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痾瘵所纏茍詳其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急且身名並利親踈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語言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導而

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災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其往例。旣藝文有志。何不為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採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楊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以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為工。權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

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堦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

為國使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縞紵絺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税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托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叩竹傳節蒟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於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竒名顯於識方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

無絕。能言吾祖。郯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姬后。故漢得氏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楊越。代氏南遷。夷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邉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

而往。實為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文如休文宋
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
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美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
夫後来者擇其善而行之。

雄藻鮮華有裨史志

文論

顧況

周語之畧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讓、皆文也。天有六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叶和神人。名之爲文。其實行也。文顧行。行顧文。文行相顧。謂之君子。君子之文。爲龍爲光。上古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堯之爲君。聰明文思。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代。草木鳥獸皆樂。文王之沼曰靈沼。文王之臺曰靈臺。虞芮不識文王。入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班白不提挈。自相謂曰。吾黨之小子。不可治于君

子之庭。詩人美之云。文王斷虞芮之訟。晉文與楚子戰而霸。謚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書契。黃帝之文垂衣裳。重華之文除四凶。舉八元。周公布法于象魏夫子之文木鐸狥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放太甲。霍光之文廢昌邑。呂尚之文殺華士。穰苴之文斬莊賈。毛遂之文定楚從。藺相如之文奪趙璧。西門豹之文引漳水。沉女巫。建安正始。洛下鄴中。吟咏風月。此其所以亂文也。夫以文求士。十致八九。理亂由之。君臣則之。堯舜禹湯有文。桀紂幽厲無文。太顛閎

天有文飛廉惡志不無文昔霍去病辭第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於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蔚宗著後漢書其妻不勝珠翠其母唯薪樵一廚於家如此不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麗於天草木麗於地風雅亦麗於人是故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法也廢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郁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賛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賛坤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贖鬼神明者贖禮樂不失於正謂之文

其境特殊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于千里。仰齊足

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于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于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于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

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常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
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
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
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
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
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
傳于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
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

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于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于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典論刻立碑貽火浣煞建安處藻讀此兼盡斟酌敷揚真是聲金韻玉中情隱隱則漢文實過賈生餘姤乎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約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襃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

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摽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

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此自建武暨
乎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
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
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
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
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
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
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
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

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胷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来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顔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来哲。

盡溲六朝文章秘密

藝紀論

徐幹

藝之興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群也聖人之所不能已也夫藝者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瘣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

為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為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觧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材也地之有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脩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

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
四者無愆。而聖賢之罷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
斯之謂歟。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
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
内實。光輝外着。孔子曰君子恥有其服而無其容。恥
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行。故寶玉之山。
土木必潤。盛德之士。文藝必衆。昔在周公。嘗猶豫於
斯矣。孔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
樂。存乎六藝者。着其末節也。謂夫陳籩豆。置尊俎。執

羽籥擊鍾磬升降趨翔屈申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
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
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宴
以敖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
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
飾也通乎群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群藝之華
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
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心之使也

仁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愛敦則群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古韻流和素心堪賞

去佛齋論

李翺

佛法之染流于中國也。六百餘年。始於漢。浸淫于魏晉宋之間。而瀾漫於梁蕭。代尊奉之。以及于茲。蓋後漢氏無辨而排之者。遂使戎狄之術行於中華。故吉凶之禮謬亂。其不盡於戎禮也無幾矣。且楊氏之述喪儀。豈不以禮法遷壞。衣冠士大夫與庶人委巷無別。為是而欵糾之以禮者邪。是宜合于禮者辨而去之。安得專已心而言也。苟懼時俗之怒已邪。則楊氏之儀擾千古而拂于俗者多矣。置而勿言。則猶可也。

既論之而書以為儀捨聖人之道則禍流於将来也無窮矣佛法之所言者列禦冦莊周言之詳矣其餘則皆戎狄之道也使佛生於中國則其為法也必異於是况驅中國之人舉行其術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存有所養死有所歸生物有道費之有節自伏羲至於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革也故可使天下舉而行之無弊者此聖人之道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養之以道德仁義之謂也患力不足而已向使天下之人力足盡修身毒國之術六七十歲

之後雖享百年者亦盡矣天行乎上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禽獸禽鳥魚鼈蛇龍之類而止爾況必不可使舉而行之者耶夫不可使天下舉而行之者則非聖人之道也故其徒也不蠶而衣裳具弗耨而飲食充安居不作役物以養已者至於幾千百萬人推是而凍餒者幾何人可知矣於是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雖璇室象廊傾宮鹿臺章華阿房弗加也是豈不出於百姓之財力歟昔者禹之治水害也三過其門而

不入手胼足胝鑿九河疏濟洛導漢汝決淮江而入于海人之弗為蛟龍食也禹實使然德為聖人功攘大禍立為天子而傳曰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土階高三尺其異於彼也如是此昭昭然其大者也詳而言之其可窮乎故惑之者溺於其教而排之者不知其心雖辨而當不能使其徒無譁而勸來者故使其術若彼之熾也有位者信吾說而誘之其君子可以理服其小人可以令禁其俗之化也弗難矣然則不知其心無害為君子而溺於其教者以夷狄之風而

變乎諸華禍之大者也其不爲戎也幸矣昔者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人之襲於牀失禮之細者也猶不可況舉身毒之術亂聖人之禮而欲以傳於後乎

意含激烈氣發和平曲折婉妙兼有韓柳韻致

齊物論、

莊周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女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號而獨不聞之翏翏流乎山林之畏偉佳萃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

雞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
叫者譹者宎杳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
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
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
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
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
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
構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

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
不可使復之也。其厭壓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
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啓態。
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
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
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
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
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
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

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

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

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
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
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
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
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
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
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
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
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

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詭憰决恠、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序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古之

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

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
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
滑骨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
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
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
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
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
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
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

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

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謙。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

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猨

猵騙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

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
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
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余嘗
為女妄言之女亦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
吻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
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
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
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

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余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

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

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蚹蜩翼耶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為物化

意非思得實不離於人情文非法構乃自成其繩
墨如浮雲無質任意丹黃若溟海無津隨勢浩瀚
此子休獨有千古非深解此者不足以讀天下書
論天下事也

養生論

嵇康

世或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

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

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

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
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
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
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唯五穀是見聲色是
眈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
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
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
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
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勌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

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性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

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
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湮
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
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
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
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
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
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未效不
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

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別有神理不在文字椎俊絕類孔北海

醉者墜車論　　李元卓

執物以為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以為實所知者誠墜矣知見立而乘墜分庸詎無傷耶彼醉者之全酒知以之泯見以之冥乘不知有車墜不知有地身不知有觸觸不知有傷凝然無所分焉且暫寄其全於酒者猶是以外死生而忘驚懼况惟天之全未始離者乎天下一車爾託而乘其上者內關知見之營營外逐幻化之擾擾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非直骨節之傷驚懼之入也一開其愛萬態俱入猶醒者之覩

車覆且得無傷乎雖然探形之始則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則萬物與我為一奚物而謂車奚物而謂人奚物而謂墜奚物而謂傷且心與物對則開天而人心與物冥則離人而天機械去而所循者天理也適莫融而所體者天均也行而無跡是謂天遊動而無畛是謂天機舉不足以憂之者天樂也舉不足以美之者天和也以是相天無所助也以是事天無所役也夫是之謂全於天彼其視得失哀樂死生窮通猶醉者之墜車矣嘗原周之意以是說於達生之篇

者以謂有生者必盡有盡者必生知夫生本無生故曰內觀無心外觀無身泛觀無物乃能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耗合其德而不離通乎物之所造而不爲奚往而非天哉形全於天而形形者未嘗有耳全於天而聲聲者未嘗發目全於天而色色者未嘗顯口全於天而味味者未嘗呈夫是之謂全於天是篇既託之以醉者之墜車矣又次之以復讎者不折鏌鋣又次之以忮心者不怨飄瓦此其何故也物自無物何心於有我自無我何心於物物我未始有分

也故墜者不傷讐者不折飄者不怨一天之自虛矣然則以其對人故謂之天一性無性況有天乎以其對開故謂之藏一天無天況有藏乎悟此然後契達生之妙趣也

辭意酷類子瞻濁醪賦其理之懸解不可口角思議淂也

象罔得玄珠論

李元卓

赤水之北源含陽而不流崑崙之丘體安靜而不橈以况性之自本者南望則交物而起見還歸則涉動而旋復以况性之反本者性天一開塵境並起既湛人偽遂逐大道玄珠其遺乎然性不可因人而知使之者又其誰耶性不可有心而知索之者又其誰耶使之而非集虛也索之而非默契也是三子者智窮乎所欲知目竭乎所欲見口費乎所欲言而道終弗得夫何故游塵聚塊妙道皆存瓦礫糠粃至真咸在

近不間於眉睫遠不離於象先流出乎方寸之境縱橫乎日用之際追之則寘山在前而愈遠問之則大塊非遙而盡迷以其索之不得故也且性本無知而知非知也性本無見而見非見也性本無言而言非言也即知是性以知索知反為知迷即見是性以見索見反為見礙即言是性以言索言反為言縛謂之象似有而非有也謂之罔似無而非無也去智而迷著靈去見而礙者徹去言而縛者解此象罔所以獨得之也方其探入道之本則聖如黃帝有望乃遺愚

如象罔無心乃得及其冥大道之原則一性無性在得非聖一真無真在失非凡向也遺之黄帝亦無一毫之虧今也得之象罔亦無一毫之得亘古亘今而獨露真常大感大靈而咸爲覺性庸詎知三子之弗得爲非而象罔之得爲是也故雖黄帝特異之

思微語朗可解理結

古論玄箸卷之八

屬下吏真定府知府冀守謙

順德府知府潘　文

廣平府知府南居益

大名府知府翟師雍

順德府同知侯文才

順德府通判郭前進

真定府推官魏運開

順德府推官黃秉石

廣平府推官周之綱

大名府推官孫如蘭
邢臺縣知縣吳光龍仝校

萬曆壬子孟冬刻於
順德之國士書院

刻古論玄箸竟